

論
幽
默

邵
洵
美
選

行 印 局 書 代 時 海 上

84
174

論語叢書
論 幽 默

邵洵美選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版初排重月二年八十三國民

版 有
權 所

角五元七圓金價定本基冊每

論幽默

目次

徵譏散文并提倡「幽默」	林玉堂	一
幽默雜話	林玉堂	三
論幽默	林語堂	一〇
論幽默	周谷城	二七
談幽默	王鵬皋	三四
論幽默的效果	錢仁康	四四
幽默辨	陳叔華	五八
幽默論	徐 訐	六一
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	邵洵美	七〇
論幽默	汪儁然	七五

『笑』之社會的性質與幽默藝術.....	徐懋庸譯.....	九一
我們需要康健笑.....	小 羊.....	一〇一
MABIE 氏幽默論抄.....	郁達夫.....	一〇六
『論語一年』.....	魯 迅.....	一一一
『幽默』與『語妙』之討論.....	李青厓 林語堂.....	一一六
我之幽默解.....	朱孝莊.....	一二〇
幽默真諦.....	邵洵美.....	一二二
與友人論寫幽默.....	海 戈.....	一二四
與友人再論寫幽默.....	海 戈.....	一三〇
與友人再論寫幽默.....	邵洵美.....	一三七
與達祖書.....	邵洵美.....	一四二
再函達祖.....	邵洵美.....	一四二

徵譯散文并提倡『幽默』

林玉堂

— 1 —

(上略)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論『幽默』(Humour)的文，講中國文學史上及今日文學界的一個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談摹』，略近德法文音。)素來中國人雖富于『談摹』，而于文學上不知道來運用他及欣賞他。于是『正經話』與『笑話』遂截然分徑而走；正經話太正經，不正經話太無體統。不是很莊重的講什麼道德仁義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個毛病中國很古的，所以詩有毛序，韓序，申培詩說，而左傳文中便出了一位道學先生——劉歆)，便是完全反過來講什麼妖異淫穢不堪的話(這個毛病在中國也是很古的，所以有雜事祕辛，飛燕外傳，漢武帝內傳等等屈指不可勝數的傑作)。因為仁義道德講的太莊嚴，太寒氣逼人，理性哲學的交椅坐的太不舒服，有時候就不免得脫下假面具來使受抑制的『自然人』出來消遣消遣，以免神經登時枯餒，或是變態。這實是『自然』替道學先生預防瘋狂的法子，而道學先生不自覺。所以今日上海三馬路及北京東安市場能够有什麼黑幕大觀，中國五千年祕史，婦女百面觀，九尾龜等等之盛行于世；所以某報之『俱樂部』除了『三河縣的老媽』，『公寓中之生活』，『廁所里的婚姻問題』，『新文化之狗男女』，『同床共宿』一種題

目以外，便無所以爲俱樂部之資料；所以幾十歲老翁無肉欲可言之『吳吾』除去『雜事還須續祕辛』以外便無法以資消遣。換過來說，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學或是F.C.S. Schiller's Humanism講學理的書，雖無肉欲可言之六十歲老翁，也未嘗不可以借作一種最高的精神消遣。說來說去，還是我們中國人吃虧，其原因乃西洋講學理的書常可以帶說一兩句不相干的笑話，此笑話不是彼笑話，不是三河縣老媽的笑話，乃是『幽默』。（『幽默』是什麼東西，讓我在此地神祕一點兒別說穿了妙。）我們應該提倡，在高談學理的書中或大主筆的社論中，不妨夾些不關緊要的玩意兒話，以免生活太乾燥無聊。這句話懂的人（識者）一讀就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還是不知其所言爲何物。所以從前陳獨秀大肆其銳利之筆鋒痛詆幾位老先生們，從一方面看起來，我也以爲是他欠『幽默』（impotence of humour）。我們只須笑，何必焦急？近來做雜感欄文章的幾位先生好的多了，然而用別號小品文字終覺得有點兒不希奇。若是以『魯迅』來說些笑話，那是中國本有的慣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來替社會開點雅緻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樣卑鄙的，說他也不是丟臉的事）。若是做細膩可愛罵人有步驟的只是『○然』『○生』，那是無可無不可的，若是有一位周作人先生不屑說些不相干的話來佔晨報副刊的篇幅，我才承認新文學受過了

西方文化，因為有這個觀念常在我心頭，所以今天早上看見東方時報英文第一面有一段文論南池子路旁一個露天的拴馬的地方，替這馬做了一個很不短的文章，又給他照了五個影片，加以記着極有趣的按語，臨時觸着我的意念，以為這種『不大正經』的勾當在中文報上主筆先生們一定是『不屑幹』的。其中英文又極好，又可以拿來做說不正經話不必丟臉的例，及如何可以使我們的生活不太乾燥無聊的例，所以就立定主意拿他來做這徵求繙譯的試題。（下略）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幽默雜話

林玉堂

我上回介紹幽默有點不規矩的說，『幽默是什麼東西，讓我在此地神祕一點別說穿了，妙。』近日這名目漸有些人引用，因此我不免覺得上次那樣匆匆幾句詭祕神奇不照法子的介紹這新名目有點對不起讀者，而更加是對不起幽默。固然我這樣詭祕神奇的介紹，原以為幽默之為物無從說起，與其說的不明白，不如簡直不說，故謂『懂的人（識者）一讀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還不知其所言為何物。』至今我還有點相信這話，並且相信『別說穿了妙』。況且要正式翻起什麼西洋講幽默學理的書來做一篇『幽默說』『幽默論』，恐怕不但

讀者一定以不讀他爲對付方法，並且連我自己也要不耐煩。而且太莊重的介紹幽默有點近於不知趣，（法國幾百年前有一位不知趣的演說家，自己刺刺不休的勸人緘默的道理，卒成書三十卷。）若要研究幽默學理的人自可去看看哲學家柏格森的 *Le Rire*，文學家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the Idea of Comedy and the Uses of the Comic Spirit*，及心理學家 Th. Lipps: *Komik und Humor*，心理學分析家 Sigmund Freud: *Der Witz* 等書。但是學理可以不講，而由上篇文章介紹幽默幾句所直接間接發生的疑問，却不妨拿來談談，或者可以幫助大家對於幽默的了解與興會。

（1）有人問：幽默譯音，何所取義？

答：幽默二字原爲純粹譯音，行文間一時所想到，並非有十分計較考量然後選定，或是藏何奧義。Humour 既不能譯爲『笑話』，又不盡同『談諧』『滑稽』；若必譯其意，或可作『風趣』『諧趣』『談諧風格』humour 實多只是指一種作者或作品的風格。無論如何總是不如譯音的直截了當，省引起人家的誤會。既說譯音，便無所取義，翻音正確便了。不但『幽默』可用，並且勉強一點『朽木』『蟹螯』『黑幕』『談事』都可用。惟是我既然倡用『幽默』，自

亦有以自圓其說。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諧趣必愈幽隱，而善于鑑賞幽默的人，其欣賞尤在于內心靜默的理會，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與粗鄙顯露的笑話不同。幽默愈幽默而愈妙。故譯爲幽默，以意義言，勉強似乎說得過去。

(2) 問：幽默愈幽默而愈妙之道何如？

答：試以品茗爲喻。最佳的茶無論是武夷小種，或是鐵觀音，鐵羅漢，都是初喝時若不覺其味，靜默三分後才得其此中不足與外人道之底蘊。若有西洋人以鐵觀音之味爲不甚明顯強烈，必先加以牛奶而次加以白糖，那簡直是沒有喝鐵觀音的資格。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雋典雅，然以藝術論自是幽雋較顯露者爲佳。幽默固可使人嫣然啞然而笑，失聲呵呵大笑，甚至于『噴飯』『捧腹』而笑，而文學上最堪欣賞的幽默，却只能夠使人家嘴旁兒輕輕的一彎兒的微笑。

(3) 問：然則三河縣老媽的笑話好像是和牛奶加白糖的鐵觀音了？

答：那里的話！三河縣老媽的笑話唯一的趣味是他的一點腥氣，異常膾炙貓口，其實一點的文學趣味都够不上。說他是加牛奶加白糖的西湖龍井，雨前，香片，

我還要說『彼烏足以當此』！大概是沒有喝過鐵觀音的人總能有此等發問。喝過鐵觀音而不覺其味者，亦在其例。

(4) 問：『陶然』先生以爲中國人對於幽默或愛倫尼完全沒有理解的能力，有其事否？

答：這是千真萬真。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一章緒論，敘及當時北大教員開歡送蔡子民先生遊歐的會，散會後梁先生問陶孟和及胡適之所謂中國文化何所指，陶胡二先生答以『今天天氣太熱』。這本是不大正經幽默式的答語，而梁先生拿他太當真，遂以爲陶胡對於中國文化果無見解，他們『所說的（文化）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這些話實在牢騷；梁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人，然而老實說，此地梁先生有點欠幽默。前個月還有人要加副刊記者以提倡『胡適論』及癡迷詩的嫌疑。前幾天還有藍公武的那封信。此種欠幽默的讀者在北平城里可以說是『隨拾即是。』

(5) 問：中國人是否天性若此，不然何以養成這全國欠幽默的讀者？

答：欠幽默讀者之養成，排場一點，可以說是端賴于體教霑化之力，淺顯一點，應說是當歸功于那些威儀棣棣道學先生的板面孔。板面孔之文學即不幽默之文學，

二而一，一而二也。其實面孔愈板愈靠不住，愈近于不通秀才之嫌疑。以當代通人論之，章氏梁氏只有一面牢騷氣，或藹然可親之貌，何嘗板其面乎？（或問『板其面乎』之筆法何自而來？曰：脫胎于西洋文之 Out-Herod Herod Out-Zola Zola 及中國古文之『人其人』，『廬其居』。）

（6）問：閣下談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來的攻擊板面孔？

答：這正是問題中心。板面孔一日不去，幽默的文學一日不能發達，而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縣老媽一類的笑話，或賦癡迷詩。中國人天性富于幽默，這是我一再說過的，其所以不敢運用幽默之風趣于高談學理書中及大主筆社論中，只是捨不得這副板面孔而已。其實說來也是頑固的很。面孔固然不必太板，也不必過于鄙俗不文；我們不必講玄奧（什麼主義，什麼觀，什麼派）的高明話，然而又何必講不自重的三河縣老媽的笑話？若以為扯下板面孔來便失了身格的尊嚴，那是一種頑固不堪的謬見。大家誠誠實實，嘻嘻哈哈的談談學理多好，又何所用于板面孔？故正經說，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觀以幽默的人生觀，則幽默文學不能實現；反而言之，一個人有了幽默的人生觀，要

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輔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來的。

(7) 問：幽默的人生觀可得而聞否？

答：可。幽默的人生觀是真實的，寬容的，同情的人生觀，幽默看見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條的曲禮，十三部的經書，及全營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嚴父孝子，板面孔賢師弟子一大堆人的袒護，推護，掩護，維護禮教，也敵不過幽默之哈哈一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人生觀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無法可想。所以幽默的人生觀謂之真實的，以與假冒的相對。(或較新鮮一點，用『寫實的』*Realistic view of life* 也可以。)還有寬容與同情二字尚須說明，張敞為妻畫眉一段故事，『上問之，對曰，臣聞之，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句后，書上尚說『上愛其能，弗備責。』這故事固然好在張敞之幽默之誠實，而尤好在漢宣帝之幽默之寬容。若當時兩位君臣板起面孔來，什麼話都不好說，張敞非亡命不可。漢宣帝之不嚴于責人輕于責己就是漢宣帝的幽默。(以上結寬容二字。)再說幽默之同情，這是幽默與愛倫尼(暗諷)之不同，而尤其是我熱心提倡幽默而不很熱心提倡愛倫尼之緣故。幽默決不

是板起面孔(Pull a long face)來專門挑剔人家，專門說俏皮，奚落，挖苦，刻薄人家的話。並且我敢說幽默是簡直厭惡此種刻薄譏諷的架子。幽默看見這可憐不完備的社會掙扎過活，有多少的弱點，多少的偏見，多少的迷蒙，多少的俗欲，因其可笑，覺得其可憐，因其可憐又覺得其可愛，像莎士比亞之看他戲中人物，像狄根司之看倫敦社會，像貴推之 Olympic humour 雖然不免好笑，却是滿肚我佛慈悲，一時既不能補救其弊，也就不妨用藝術工夫著于紙上，以供人類之自鑑。故謂幽默之人生觀爲我佛慈悲之人生觀，也無不可。幽默如此做法實能幫助人類之同情使略有同舟共濟之念。有時候社會出了什麼事，大家較不會冷酷酷的把一人的名譽用『衆所共棄』四個字斷送，而自以爲是什麼了不得的正人君子了。因爲冷酷酷的非笑他人而自以爲是了不得的正人君子，頭一樁便是犯了『欠幽默』的罪過。

話說到此，本想要一直寫下去，講講關於什麼生活乾燥無聊，幽默何以與笑話不同，什麼是幽默覺，道學先生何以非看金瓶梅不可，禮教何以被幽默一笑便糟……等等一樣瑣碎的問題。但是話實在太長了，不如就此結束他省事。只是一樣我須聲明的，就是我是絕對不

會做幽默文的人。若有人問我何不以身作則，我只能回答：幽默之事不能勉強的。這發問有點欠幽默罷？

好了，就此告辭了！端陽佳節去此已是不遠，若可再發個二成三厘八的欠薪，我們天天與粉筆黑板相周旋的朋友們，或者可以抖擻抖擻精神在這佳節時候，再來在道學先生跟前說些頑皮話罷。

論幽默

林語堂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捭闔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有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爲，如楊朱之徒，或是做厲仁義，絕聖

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爲利及孜孜爲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爲儒家有『尊王』之說，爲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够幽默